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五　　宋　徐自明　著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

正月辛亥謝克家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克家自建炎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以病求去執政纔數月紹興四年七月卒于衢州

二月辛巳秦檜參知政事自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天下安危由治道之得失賢者進退繫國勢之重

輕惟庶事資股肱之良斯四輔有社稷之衛則邦家咸乂而朝廷自尊具官秦檜挺特不群剛方有立蘊任重致遠之器敦砥節礪行之風金石自開忠信行於異域藜藿不採精神折於遐衝朕惕厲臨朝焦勞念治思仰成于輔弼庶共濟於艱難延登政塗參掌國柄方今蒼鵝之患既息潢池之盜尚滋餽餉方煩師屯未徹資爾排難解紛之略副予興衰撥亂之懷汲黯用而在朝知淮南之畏漢士會歸而為政宜晉盜之奔秦尚恢遠圖以對

休命

檜字會之建炎四年十月秦檜既脫金寨還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是年二月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爲群卒奉身而旋返敵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既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

動四方之事上黙然(遺史)檜執政半年至八月拜相

七月癸亥范宗尹罷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别於二途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於一致朕茂建元宰允釐百工甫宣旬歲之勞遽上累章之懇姑從雅志用錫湛恩(具官范宗尹)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敬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選衆舉皐陶首冠疑丞之任方倚俟巨川之濟乃浸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

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特闕於下屬上還於相紱顧休養於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冢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曾靡瑕疵蓋全體貌於戲疇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泛然而辭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汪藻詞

宗尹自建炎四年六月拜相至是七月罷入相踰一年○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

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建言討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贊之上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罷政癸亥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未幾宗尹落職都

司王俣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併罷

八月己卯張守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上章綬而引去蓋崇易退之風下詔書以勉留式示好賢之美逮聞稱篤乃許告歸惟用舍之際可覲則君臣之義兩得具官張守稟淳和之正氣資該洽之異聞周堪通明爰有常度廣德醞籍乃聞直聲從予艱難者累年嘉乃險夷之一致以祕計進陪於樞筦以嘉猷參燮於化元每殫夙夜之勤屢爽晦明之節既騰章以告病

且卧家而辭榮灼見忱誠閔勞機務佚以琳宮之厚禄優加書殿之清名併侈龍光用昭體貌噫奉身而退是維出處之常秉志不忘曾何内外之間尚思報禮毋有遐心

守自建炎三年九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二年從所請也○守薦舊相汪伯彦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其所薦不當守引疾辭去己卯罷爲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宫上曰治天下惟公朕安得而私也守既奉祠俄起知紹興府上思其賢以内祠侍讀召力辭改知福州上䟽論軍國事有詔加大學士以寵之

同日李回參知政事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囬參知政事制曰朕嗣有令緒紹開中興齊勵翼於三階參畀鴻鈞之寄間英髦於兩社益圖黄髮之詢格我

多盤允資壽俊具官李𢌿器函博大德備醇明考經事綜物之言才固優於任重圖厥難折衝之略識獨敏於知幾詳延中樞修行外侮近資發蹤指示之計遠輯摧陷廓清之功大事晏安繄太叔之能賛小物辦治亦畀公之克勤聿籌明謨登翊庶政誕昭邦釆預柄國鈞朕方中夜以興慨平世之何日當宁而歎思古人之並時其惟老成未媿前哲肆共釐於幾務庶遄致於丕平噫闕方是虔將廸棟隆之吉玉鉉在協用調鼎石之和勉罄遠

獻奚煩多訓

初秦檜自敵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

丁亥秦檜右僕射自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興邦之俊肆盼大號用詔群工具官秦檜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

心謀國盡忠常若蓍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彫堂堂眞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猷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頼咎繇之徳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眞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朕固兼收於群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

恢厥圖卒相予治 汪藻詞

時揆席久虛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丁亥遂有此授是時召呂頤浩赴行在范宗尹罷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詞多取其去國之節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朕方嘉得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廡幾外侮之姦聞風而靡其所倚毗者重

矣〇二年二月癸未詔置修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參政翟汝文同提舉又有參詳參議官皆侍從爲之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已見可以省費裕國强兵息民者條上也田郎中曾統言於檜曰相公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統何以局爲人以統爲知言

九月癸丑吕頤浩左僕射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東路安撫大使授少保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制曰朕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愜
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共政無踰著節
之老臣揚于王庭授以魁柄具官呂頤浩挺剛明之度函英
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
嶽崧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輯勤王之略最
先戡難之勳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行於黃道神器
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注意外綏戎律
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遄趣介圭之覲論帝

王之祕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肖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殖冢宰之成亮天地以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嚴瞻於戲陳平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前猷席益詞

范宗尹罷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譛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先是宰相呂頤浩薦張燾召對延英奏言治道當先定其規模乞詔大臣共議國論擢燾司封員外郎是時朝廷亟欲圖治命大臣置修政局講求致治之要俾與執事之臣盡言時政以觀得失燾上疏言爲治當觀所以致亂之

由而反之則治不難致上嘉納三年六月罷修政局○二年四月呂頤浩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丞天子而裁萬化入則斷國論於一堂位冢宰而正百工出則折遐衝於諸夏欲並注安危之兩意顧莫先文武之兼資雖三公在朝協濟經邦之任而一相處内具存分陜之規允屬元臣誕揚丕號具官呂頤浩高明而篤實剛毅而恢閎學推齊魯之英氣禀山河之粹達於權而知變更劇易之百為勇於義而奮忠挺險夷之一

節慷慨而安神器勤勞而乂王家名動要荒勲高廟社自再登於揆路實首執於樞庭房杜同功每推攘而不吝蘊宋共政蓋相得而甚懽方内治之交修顧外虞之孰禦深軫納溝之慮備陳多壘之憂謂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且待時自定豈興衰撥亂之圖請以身先願爲衆倡念國步迍邅之滋久顧邦基𦬃𣀝而靡寧警蹕屢遷藩籬莫固徒得君重果爲朕行矧黄裳佐唐専決用兵之筭而王導輔晉嘗兼都督之稱是用獨委戎

旃兼提相印董師卒於六路仍魁柄於中朝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庶宣兾於威靈用拓寧於方域陪敦井邑昭示眷懷鼎鉉不移式繫蒼生之望旌旄所向政需元老之猷於戲內惟張仲之賢吉甫之行何遠上若憲宗之斷裴度之功乃成朕固披勿貳之懷汝亦有同心之助艱虞攸託中外實均往揚厲於天聲用恢隆於帝業維我耆德豈煩訓詞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

出兵于淮南爲聲援顧浩信之乃有恢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詞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制忠鋭軍十將偕行五月壬戌出北闗門百官班送焉○左右僕射吕頥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輕險浮躁之士列于要途以爲黨助且謀出頥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玁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

之事遂除頣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頣浩檜唯唯奉詔時二人之黨紛然競進上頗覺之詔略曰朕膺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尚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揺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寘諸法戊子詔左僕射呂頣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頣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卿自今

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忽略可也三年六月提舉修國史

同日李回罷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回自建炎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八月除叅知政事至是月罷執政一年回不爲呂頤浩所喜乞罷故有是命○紹興二年十月回自資政學士知洪州落職罷任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詔

遣曾統等分往並以宣諭爲名時李回知洪州多辟親黨攝事且縱子弟預政劉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二十餘事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是月前宰相汪伯彥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池州○是歲八月參知政事張守薦汪伯彥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守所薦不當守遂罷政初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才復

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沈與求言其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提舉洞霄宮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四月伯彥卒於衢州贈少師謚忠定上念河北之舊賜其家銀絹一

千疋兩添差其親戚二人差遣史遺

十月庚午孟庾參知政事自試戸部尚書中大夫除

庾字富文濮州人十一月戊戌詔參知政事孟庾

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以太尉武成感德軍節

度使韓世忠副之以群盜猶未平也二年七月以

平諸路盜賊除通議大夫八月詔參知政事孟庾

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

湖外就用之也時都督吕頥浩赴闕十二月以庾

爲同都督四年十月丁丑上將親征以參知政事
孟庚爲行宫留守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内外協
濟孟庚沈與求胡松年各轉一官庚除左通奉大
夫○五年閏二月已卯上詔孟庚沈與求並兼樞
密院宰執奏事趙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
樞密今臣既兼而參政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
前人所謂樞密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
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

呈是以事多不相關豈有朝廷議論而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也丁卯命參政孟庾提領總制司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可令户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仍命參知政事孟庾提領其事己庚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内外官私隱漏違欠其合用錢糧元係户部與漕司應副者依舊從之

十一月戊戌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二府極賢能之選蓋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

隆顧豈輕于退黜苟玷清謹莫副倚毗公論靡容朕其

敢置具官直柔富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徵之孫復振

臧辰之後亟寘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位右府而

乃援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奉上之思有狥黨植私

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榮甚確諒難安

於政地姑就列於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戒盡忠補過

爾尚省循

直柔自建炎四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紹興

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十一月罷入樞府凡一年○初召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與司諫韓璜等見上多言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任御史中丞日與統制官辛永宗及其弟道宗往還永宗嘗攜妓妾宴其家及入樞府又與交通宫禁語言往往傳漏陛下意嚮莫不知之必以語直柔直柔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端巧發微中直柔道之也伏望

特賜罷黜故及於責而永宗道宗璜皆被黜遂是
月頤浩因奏事言與求前論范宗尹後擊直柔頗
為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今能破直柔私黨尤非
小補也二十八年端明殿學士富直柔卒於建州
紹興二年壬子
二月庚午前宰相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知潭州樞密院
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旹人多

賀綱其客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曰丞
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
居人望攸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無所成
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十二月湖廣安撫
使李綱提舉崇福宫初給事中胡安國嘗薦李綱
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
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爲相矣如綱昔擁
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里卒無

成功綱多掠世俗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爲黑
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上
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綱
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長在湖
南巨盜既平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
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綱之爲黨與蔡京一
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
程瑀鼓唱爲之至殺内侍幾至大變上曰如伏闕

事儻再有當誅之是月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
劉斐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
書等罪詔綱提舉崇福宫○五年三月觀文殿大
學士李綱起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
奏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閲皆實綱近日
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但嚮辟少年浮
躁之士為屬致有所累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
寓福浚與綱㑹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

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
制置大使○七年閏十月知洪州李綱提舉洞霄
宮初江東大旱而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
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為奇擾初張浚
謫居於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為已援近乃
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
相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
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

綱違法害民毒流一路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
揆等再論乞鐫職上曰前宰執在所體貌已罷帥
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盡以圖
報○紹興十年正月綱卒於福州贈少師
四月庚午程汝文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元年十
二月詔文階繫銜復分左右
制曰朕恭承丕緒乃屢多虞積薪既然安之猶寢其上
亂繩已結解者必得其人肆圖異材以執大政副此虛

佇庶幾知人具官翟汝文學高而識明器博而用遠入居嚴近則文辭獨行中朝出殿藩維則忠信可結百姓久在外服名簡朕衷一時所傾三召乃至虛心以問貢禹前席而聽賈生天將降大任於人果符於衆譽予不欲匹夫之勇所務者遠猷其自禁林進陪廟論雖威容德望自足以折衝而外懼內憂勉思於昔日往服朕命以圖爾功

汝文字公巽嘗知密州秦檜為州學教授汝文薦

其才至是檜爲右相而吕頤浩爲左相不喜之欲陰結朋黨以相助乃引汝文爲參知政事然汝文之性自大而剛不爲檜助而又嘗沮毁之

五月辛酉權邦彦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邦彦獻十議以圖中興遂有是除給事中程瑀言邦彦之謬不聽六月乙巳詔邦彦兼權參知政事邦彦執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三年二月巳丑

卒上覽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朝舉家皆陷今唯一女嫁韓禝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六月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

制曰賢者立朝以濟濟相遜爲盛忠臣愛上以悻悻亟去爲非矧參預以煩機在同寅而勵翼豈圖乖諭規就宴安既念盡瘁之誠當遂辭榮之志具官翟汝文蚤以雋望

躋于邇聯肆予臨御以來嘉乃論思之舊召自遐外起于退閑遂擢禁林之嚴俄參鈞柄之重謂其名儒故老多識祖宗之舊章庶幾博問遐觀以明國家之大體念若巨川而相濟顧豈同舟而異心何謀謨之未聞乃議論之多拂徒欲輕於去就寧復任於安危直情而行不知可否之濟奉身而去殆忘體恤之均尚隆體貌於大臣俾遂蕃宣於近郡蓋望之之輕丞相止用左遷而長孺之薄淮陽猶煩卧治屬言章之交上在公論以未平

時者謂千里造朝甫竊廟堂之寵一朝辭位殆緜疆場之虞故巧發於爭端以自託於微罪原情審爾誅意當深姑從罷免之科終許歸休之佚噫丁寧諭指朕固不忘於貪賢偃蹇居家汝獨無意於經世往思嗇養以究壽藏

五月詔置修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參政翟汝文同提舉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政翟汝文語右相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

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乃詔與郡言者再論汝文在朝廷纔及防秋便求罷去望重行貶責遂致仕汝文執政纔三月小歷○初翟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及

檜為相亦薦汝文汝文除參政意不少降與檜不和嘗交爭於殿庭至言檜乃金人之姦細必誤國汝文遂罷去自後檜專權柄執政者皆箝口卑躬趨走奉承之不暇四方之士乃思汝文之正直遺史

八月甲寅秦檜罷右相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王者循至公之道常加厚於股肱大臣高易退之風欲由全於體貌維時次輔茲解近司式頒上印之恩誕布告廷之命具官秦檜蚤矜志行歷踏艱危謂其盡節以

事君可膺大用嘉乃脫身而歸國實慰群情擢寘嚴廊俾參柄任自初豫政疑若獻忠從其長則未嘗爭議於當然私於朕則每獨指言其不可遂令代相倚以爲邦務推勿貳之誠庶盡欲行之志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効而乃憑恃其黨排斥所憎進用臣隣率面從而稱善稽留命令輒陰怵以交攻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或滋長

於姦朋方悉屏除尚圖改事遽辭機政屢却封章詔諭莫回挽留雖强爰陞華於秘殿仍賦禄於祠庭以示優容以昭眷遇於戲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期無負君臣之義往膺渙渥勿替令猷綦崇禮詞

檜自紹興元年九月拜右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凡一年○殿中侍御史黄龜年論右僕射秦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

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東河北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揺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求不獲乃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先是吕頤浩薦朱勝非綦崇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姦上亦覺悟

於是檜結黨欲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禮在

翰苑來承詞頭崇禮奏請詞頭上召崇禮親諭之

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

又言若使臣爲宰相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

乞御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崇禮崇禮退黙省其

文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心已疑建

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遂罷檜相乃諭朝廷終不

復用仍牓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

職遺史○初右僕射秦檜之叅大政也與起居郎王居正甚善閒語論天下事意鋭甚至是所言皆不讎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及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令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懟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揺秦檜而左司郎

中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臣願陛下嚴動揺之憲以成復古之勲

九月乙丑朱勝非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左宣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繄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者國之福然知

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即治朝誕揚明命具官朱勝非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丞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摇獨倚精忠隂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昔采想話言惟當軸

耆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覿儀刑益新啟沃從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閒密勿嚴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

初左僕射吕頥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頥浩意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頥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黄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狩之初乃下詔尊張邦昌結好金虜許其子孫皆得録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

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
當時調䕶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皇懼
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
堂議事特命中書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
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
一二臺諫不與旣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豫國
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戊申安國落職提
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從勝非遂

復拜相制詞上授旨也㫖左僕射吕頥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存之頥浩所領當罷也

紹興三年癸丑

二月辛亥席益參知政事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徐俯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左中大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俯字師川洪州人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四月庚寅朱勝非罷右僕射以母喪去位

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上遣國醫診視存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爲相八月方經畫淮北上倚勝非即上時疏陳五説謂賊當擊云云書奏上皆是之

五月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大中大夫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遣奉使潘致堯髙公繪等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遂以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昔方艱危不當專拘舊制遂薦給事中胡松年爲工部尚書副之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仍知樞院事

制曰宰相代天以治其惟盡注意之誠孝子爲臣必忠是故有奪情之典眷言次輔方宅私憂久傾虛位之思

宜錫告廷之命持服前右僕射朱勝非德尊而度勝器博而用周
考師友之源自管晏之流莫及處君臣之義非堯舜之
道不陳既底績於政途遂登庸於台席及臻變故乃見
英賢鎮國家有不撓之風致狼心之自擾措宗社於再
安之地殆桑蔭之不移進退固其何常名實久而自正
雖閱時之易遠豈求舊之敢忘下環詔以趣歸復鼎司
之重任内則和飪百度日奏鹽梅之功外則承寧諸侯
漸存臂指之勢朝有偉望士無間言方指日以仰成遽

執喪而去位朕惟儒者檢身之道若閔子其無譏大臣事主之方如房喬其何議載考流風於典籍皆存變禮之情文是用參合國章俾還揆路仍旌易衰之後肆疏出綍之恩庶幾兩義之安克副一時之矚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勉行從政之權益懋同寅之業其祗孚號以廸至懷

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强起之三辭

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敘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已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邪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放人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

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即乞歸第見賔客衣黎黑紫袍皂鞓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衰毀盡執喪之禮遺史

九月戊午吕頥浩罷左相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制曰王者崇德而報功務極始終之遇君子難進而易退要明去就之宜若時元臣允執大柄方切仰成之意遽披引疾之詞爰錫徽章誕敷群聽具官吕頥浩才周萬變

望折遐衝奮不顧身仗天戈而濟難忠能衛上扶日轂以安行義動神明功存社稷用再登於台鼎兹繼閱於星霜燮調陰陽覘天心之克享典正法度祈王化之復行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覽備陳於懇欵良感予衷欲終保其功名重違乃志姑解鈞衡之劇還兼將相之崇擁節舊邦奉祠閟館蓋閔勞於幾務庶均佚於耆英於戲從赤松之遊卿豈遂遺於世事申丹書之信朕

將差定於勲盟益勉令猷永膺遐福

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吕頤浩之過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以爲循蔡京王黼之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即其親舊三也訴者經牓示而再訴即寘之罪四也贓吏韓禧吕應問皆贓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反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已意

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伸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腹心最善者擢置臺屬凡臺中議論即聞八也近輔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轉運司遽託疾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逐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以為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也戊午乃罷頤浩

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小歷

○初侍御史辛炳言呂頤浩爲宰相不忠十罪當時謂可以激敢言之氣至是炳爲御史中丞復言呂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相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欲望鐫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學士宮祠如故遺史○紹興九年三月秦檜素憾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請

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四月頤浩卒享年六十九贈太傅葬台州後謚曰忠穆○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侍從議故宰相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再登㢊司能斷大事主盟義舉取日虞淵訖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厥功茂焉詔配饗高宗廟庭

紹興四年甲寅

正月癸酉韓肖胄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韓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宫肖胄自紹興三年五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在樞府僅半年及使還而有是命從所請也

二月癸未席益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益自三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〇七月以端明殿學士知潭州於是樞密院王𤫊已充制置使遂命益爲湖南制置大使兼知潭

州十二月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五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位川陜宣撫司之上

三月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院至是自蜀還朝罷除職與祠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在樞府凡六

年○金人之由褒邪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其人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未知也上曰頼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强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源之任法源至遂置司於閬州是月知樞密院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

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
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
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
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
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被召不
肯出乞黜責乙丑罷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宫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勝非閑居録曰
張浚出使陜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

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陜之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陜之陷自此始至今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丙子以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爲資政殿學士川陜宣撫使落處置二字龍圖閣學士副使盧法原陞端明殿學士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陜

西都統制吴玠爲川陜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

治戰守右諫議大夫唐煇等言前宣撫司參賛軍

事劉子羽程唐皆爲張浚之謀主尚列從班望行

貶竄詔貶子羽于白州唐落職奉祠

三月戊午趙鼎參知政事自江南西路安撫大使遷中大夫除

制曰兆開帝業方懋於鴻圖參貳宰司敷告於者哲眷

言儒帥嘗斡兵權備輸忠藎之誠大係生靈之望肆因

公論俾賛繁機具官趙鼎貌莊而氣和心夷而度遠王佐之

學雅志於經綸人傑之材夙膺於屬任爰自擢長憲府進預籌帷勵風節以振朝綱罄謀謨而裨廟算臧否難奪行藏自如由中起於窮山荐往臨於巨鎮折衝建鄴固近輔之藩籬作屏豫章控上游之襟帶諸將願趨其節制四方聳慕其威名既錫召環甫次行闕斷自朕志輔以疇咨雖未覲於朝廷宜亟陪於大政今兹仰成近弼力拯多艱惟時惟幾豫審精微之會服休服采咸思康濟之方國勢之强弱安危治體之後先緩急庶易棊

而致勝將更瑟以取調克副仰成亶繇勵翼蓋商家共
政繫圖舊是先而周室中興本倚賢爲重蔪修明於庶
政用延登於一時惟任禮弗私能極規摹之遠惟惜陰
無棄能底勲績之隆載嘉偉人奚俟多訓
祐端明殿學士趙鼎守建康時參知政事同都督
諸軍孟庚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重軍於建康
鼎爲二府素有剛直之風庚世忠皆加禮兩軍亦
肅然知懼民既按堵商賈通行未幾鼎移帥江西

三年九月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鼎在洪州二年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詔還是月戊午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才鼎即以朱震范沖呂祉陳橐呂本中林季仲董棻上之

四月丙午徐俯罷簽書樞密院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憂勤圖治時方急於任賢左右近臣義豈容於去

國念有均勞之請欲髙易退之風宜徇懇祈更全體貌

具官

徐俯氣節不撓辨論可觀蔚有譽於當時期力行於素

志起從疏逺亟聯從槖之華度越輩流遂陟樞庭之峻

閲時未久被遇非常庶觀整軍經武之謀折遐衝於萬

里抑賴同寅協恭之助圖庶政於一堂顧屬任之方深

曽設施之未究奏章俄上引疾甚堅肆推從欲之仁曲

示優賢之禮殊庭厚禄祕殿隆名匪曰朕私用榮爾去

噫或出或處諒不替於憂時嘉謀嘉猷尚無忘於告后

俯自紹興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入

樞府踰一年參政趙鼎與簽樞徐俯異議求去是

日以本職提舉洞霄宫十一年七月端明殿學士

徐俯卒

七月戊申朔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奉大夫試吏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爲執政殿中侍御史

常同乃言松年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遂以同爲起居郎十月詔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以覘賊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胡松年轉一官除左朝散大夫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右相聽持餘服候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制曰人主之論一相惇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制行爲天下法睠予宰弼起自閔蕤旣殫徇國之勞靳盡慕親之志參稽古誼俾解繁機亶告治朝用孚羣聽具官朱勝非高明而肅乂莊重而裕和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以任國家之大計蚤疇儁望首被詳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浸觀於久大謀謨備罄於忠嘉自陟屺以纏哀方倚廬而銜恤屬時多故圖厥老成

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尚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之通誼屢有奏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毋思勉循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並注雖倚重於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於令問益茂顯揚之美助成廣愛之風

勝非自紹興二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年七月起復

是月罷持餘服再入相凡三年○右僕射朱勝非

獨相而機務不決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沉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如其所請以慰公議至是又疏其五罪於是勝非力請罷庚午聽持餘服俟服闋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既祥在告上賜札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毁塞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

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且宜來早扶侍入朝

兼朕别有所欲面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皇

恐入見六月以雨雹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

變復賜親詔令勿再有陳勝非以獨當國事倚任

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

餘服爲請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

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

故事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

金人與僞齊入冦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之遺史○勝非爲宰相也每薦士而言路輙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悚然○十四年十二月勝非卒先是觀文殿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

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宫食祠禄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留心内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勝非之亡也右廸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爲江西帥屬誠於佛寺飾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癸酉趙鼎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丕承基緒宏濟艱難謂得賢爲太平之基而論相乃人主之職天將降是大任嘉靖厥功予惟圖任舊

人灼見有俊誕孚爾衆咸聽朕言具官趙鼎宏毅而直方純明而篤實學際天人之賾資兼文武之全以道事君有中立無朋之操以忠徇國有任重不撓之風自典正於臺綱亟延登於樞筦危言覈論屢見於排姦敏略壯猷允資於禦侮逮分閫制往涖戎昭草木知其威名士卒為之樂死才無施而不可時有待而後興式遄政事之歸實倚邦國之濟作三軍而謀帥方需督制之能宅百揆以亮工尤重本根之勢苟帷幄有以制勝則精神自

能折衝是用擢司右輔辯章之崇兼總本兵宥密之重超加爵秩增衍賦畬併申錫於徽章用榮昭於異數朕方攬衣待旦側席御朝念國步之多虞悼戎心之未革人才私於好惡未免遺賢之憂民力罷於賦徭豈無失職之歎旁招俊乂時爾之任子惠困窮時爾攸聞惟一德可以享天惟協心可以底道若建大厦爾惟棟梁若濟巨川爾惟舟楫朕其注意以觀爾成爾則奮庸以勤朕相於戲選於衆而舉伊尹商湯所以成有截之疆得

其要而用黄裳憲宗所以致中興之治勉服定命共圖
康功毋專美於前人俾有辭于永世
初川陜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
必失兩蜀上乃諭朱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
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
此臣謹奉詔八月庚辰御札以參知政事趙鼎爲
知樞密院事川陜宣撫處置使鼎辭除命既出諸名
士爭願從之趙鼎請令與吳玠爲同事又除使名

與王似等同上乃除鼎都督川陜諸軍事併領荆襄諸軍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宣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云云

○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先付卿以今日大計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沈與求參知政事自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四年七月與求自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召爲吏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趙鼎薦之也至是遂除參知政事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内外協濟沈與求轉一官除大中大夫閏二月乙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

十一月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夀觀兼侍讀除

是月詔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夀觀兼侍讀先是趙鼎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令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旹用之乃詔復資政學士遂有是除時川陜宣撫副使吴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臣而薦用之令蒙異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寛典刑上曰

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遂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張浚召至復以爲知樞密院事浚遂往江上視師○趙鼎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鋭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爲親書詔刋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

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於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再入樞府三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乙卯

二月丙戌趙鼎左僕射自右僕射授左宣奉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鼎左相制曰憲天垂象上相列紫微之庭稽古建邦家

宰統百官之治疇咨元輔式序茂勲不必備惟其人庸正燮虛之位皆曰賢然後用寘繇師錫之公咸告在廷明聽朕命具官趙鼎道大而德粹智周而行方有運量萬物之才而濟之以沉潛之幾有貫通三極之學而抗之以高明之識金石一意經綸百為自晉秉於國樞復參釐於帝載乃言可績俾彼佐王之功丕命其承穆若正邦之度望實瞻於巖石膏澤潤於生民若時登庸爰立作相屬逆雛之內誤道戎羯之南侵奉革輅以徂征專籌

帷而賛畫運竒兵於尊俎收勝算於廟堂内則綏靖域中與之按堵外則號令諸將聽其指蹤談笑折衝措社稷於覆盂之固從容制敵驅虎貔於折箠之難考實具瞻仰成采重是用首兹台采冠彼魁衡延登左揆之崇仍兼本兵之重盡護諸將總統六師逺稽周公通四海之規近取王導督諸軍之號俾兼持於二柄用丞弼於一人峻陟文階陪敦幹食以厚股肱之眷以昭體貌之隆於戲魯用仲尼而齊人歸其侵疆得真儒而無敵商

維阿衡而武王有虔秉鉞知帝命之不違適駿厥聲何遠之有其益恢於宏略用永底於丕平

浚右相制曰朕式觀古訓祗遹大猷周召之輔成王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蓋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競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賚予良弼延登宰席並秉國均肆揚顯册之公誕告治朝之衆具官張浚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而可以該百聖

自敷求於宻勿首叶濟於艱難勤勞王家有精貫神明之緼芟夷寇亂有討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爲言乃可績宣威井絡之野經武斗樞之庭出入游更險夷一致望兼隆於師尹名遠著於要荒屬代馬之長驅挾逆雛而反噬召從閒燕付以經綸仗鉞以令六師共推於尚父運籌而决千里獨賴於子房方闐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潰風聲鶴唳遂收不陣之功羊很狼貪迄蹈自焚之禍兹策勲於舍爵乃孚號於揚廷正是魁衡授之鼎鉉

宅端揆辨章之任總中機宥密之權内則統帥百僚以
釐帝載之熙外則畫護諸將以董戎旃之重併陟聯階
之峻載陪圭食之豐庸厚采章益嚴體貌於戲治政事
而安邊徼繄内外之交修昭文德而奮武功豈後先之
或異其斡旋於二柄以耆定於多方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時上親征先議張浚以右
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
啟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洎

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喻樗語録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有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相類如此○是月辛丑詔左僕射趙鼎兼監修國史故事左僕射兼監修

國史遂詔鼎兼之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條而置坐右一二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顔敢諫凡内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傒然嚮之鼎始薦喻樗改官除正字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

○是月詔右僕射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詔略曰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按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洎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或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兵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宣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四月都

督張浚請自行往平楊么浚謂楊么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恐兵將或逞兵殺戮遂奏請自行上許焉後辟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浚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飛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遂與故部曲潛結么黨殺么以降後么赴水死浚言楊么就戮外招到黄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八月巳巳右

僕射張浚以平楊么功自宣奉加金紫光禄大夫
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亦除檢校少保都督張浚奏
江上諸軍精强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
曰承平時陜西並邊兵亦未如此皆陛下葺治之
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却敵
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爲相必勸朕
退避今已無江浙矣十月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
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

既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陜血脉通他日可漸爲恢復之圖矣○六年正月上令浚往視師浚兼領屯田以出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鼎事實曰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後歲收數十萬遠今獲其利也○七月癸未詔都

督張浚暫赴行在奏事八月浚承詔入覲力請上
幸建康初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
韓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
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
中領精兵為俊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浚以示至
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浚
以為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

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
而臨安僻居一隅内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
召逺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
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
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
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議同者極鮮惟上
斷然不疑○九月劉豫以子麟姪猊分東西路入
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劉豫聞上將

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焉豫以子麟統西路姪猊統東路分道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統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閒之萌以同濟國事

至再三言之十月劉豫兵渡淮入寇張俊遣楊沂中自濠州來牽制賊勢劉猊賊衆數萬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來破其衆橫屍滿野猊既敗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京東敵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詔賜俊諫官陳公輔言濠梁之急張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遂加俊與沂中節度使金人遣使問劉豫罪於是金廢豫之意決矣○七年正月右僕射張浚授特進浚懇辭特進之命曰

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
補過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罰也今有功賞
可後乎亦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於是浚皇悚奉詔
閏二月胡松年罷簽書樞密院事
松年自紹興四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閏
二月罷入樞府八月
四月已丑孟庾知樞密院事自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除依舊兼總制司
時右僕射張浚督師在外庾之除也浚不及知乃

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親筆諭之言者謂康定初陜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别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同批首密院管押劄子庚戌詔從之

七月己卯孟庾罷知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西樞宥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藩宣允賴方國之

寄出處用均於勞逸恩章當厚於老成具官孟庚篤實而疏
通裕和而強濟頃從留鑰歸列從班籌其器業之良擢
與政機之重宣明威略坐清閩楚之氛埃督護軍師克
保江淮之險隘奉身一節事朕九年忠義備罄於夙宵
勤瘁獨驚於華皓念足國富民之大計申畀利權有雪
讎討叛之丕圖載護兵政荐閱囊封之奏懇陳膂力之
衰章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俾陞華於祕殿姑出
鎮於名藩未宣吾心重違爾志往雖閑閣尚期靜治之

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勿忘眷注奚俟訓辭

庾自紹興元年十月除參知政事五年四月除知

樞密院事是年七月罷執政凡四年以疾乞去從

所請也○六年七月召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提舉

萬壽觀行宫同留守仍赴尚書省治事時都督張浚請上進

臨康建十二月先是召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秦檜

爲行宫留守戊申詔檜於行在供職庾仍充留守

八年十一月召庾爲提舉萬壽觀尋除知嚴州○

勾龍如淵退朝録曰如淵既除中丞適召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提舉萬壽觀如淵奏庾已試無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庾奉使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㫖庾已在國門外五十里明日有旨孟庾除知嚴州〇十年二月庚自知河南府爲東京留守六月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降金閏六月詔送

其家屬居於金州十二年六月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庾還朝

紹興六年丙辰

二月癸亥沈與求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知明州

與求自紹興四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年與求累上章乞罷故有是命未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〇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

政事表裏相應然後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與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却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庾已託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乃以簽書樞密院折彦質權參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弗與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故有是除遺史

三月折彦質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

遷端明殿學士除

彦質在樞府無所建明具員而已參知政事沈與求罷以彦質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乙巳趙鼎罷左相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周人之蕃王室加一等以出封漢制之命鼎司帥諸侯而就國蓋示倚毗之重初無内外之殊乃眷良臣實位冢宰勤勞底績用穆師言逡廵弗居顧上相印爰孚大號播告治廷具官趙鼎惇厚以有容静重而不撓金石

弗移於燥濕鹽梅交致於和平粤惟入輔之初寀贊親

征之議力與同德共濟多虞叶股肱心膂之爲張貔虎

熊羆之氣之綱之紀分吾宵旰之憂我陵我阿成是邊

疆之利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卻而復來崇止足以辭榮

雖高勇退尚清閑而閉閤諒以優爲矧兹甌粤之區無

若會稽之善在形勢有金湯之固於封圻爲唇齒之邦

不勞施爲可以卧治是用陞華祕殿錫寵兵符以彰體

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奉身而去循大臣進退之

方無施不宜本儒者經術之効往率爾屬勉爲朕行當毋有於遐心期不忘於辰告朱震詞

右丞相張浚與左丞相趙鼎不和趙鼎事實曰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爲計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前與劉猊遇大破之使麟賊失援大衂而遁皆鼎之始謀也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逼之意○先是

楊沂中奏捷至趙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鋭當使展盡底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陛

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允者豈不累
陛下考察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商量至是曲赦
淮西赦書已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
紹興他日朕有用卿處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
入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已議回蹕
臨安浚力請幸建康鼎曰强弱不敵且宜自守未
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閒居録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

之功與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於是浚專任國政拜罷録至是年止

丙午折彥質罷簽書樞密院事

彥質自紹興六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乞罷詔仍舊職提舉洞霄宮執政凡九月劉光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簽樞遺史

辛亥張守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除

紹興七年丁巳

五月癸未陳與義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召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與求同知樞密制曰具官沈與求清明不煩莊重有體學博千載窮古今治亂之宜識造萬微洞文武弛張之要慷慨負敢為之志縱横多應變之才歷踐要途遂躋禁闥崇論宏議惓惓致主之忠正色直言凛凛立朝之節爰

稽公論擢貳政機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同知簽書亦皆仍舊詔復置樞密使副

同知簽書

乙酉秦檜樞密使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

制曰朕總兵柄於右府上憲斗宫之嚴崇使號於弼臣式監國朝之舊眷予同德嘗踐冢司夙高經濟之才增重樞機之地肆肦大號用告羣工具官秦檜宅心高明涉道

深遠以天民之先覺厲王臣之匪躬大節不移志存社稷之衛孫忠自信能行蠻貊之邦往嘉仗節之歸旋畀秉鈞之任克共爾位能恤予家謂賢才衆建則可以立邦基謂政事内修則可以攘外侮力陳自治之策冀收全勝之功寵利弗居抑規摹之具在重輕所繫固儀刑之具瞻粤自居留俾還勸講思賈生之見夫豈問於鬼神嘉蕭相之來適欲咨於計策其正久虛之位益思恢復之圖申錫爰田增陪真食於戲汲黯在漢淮南爲之

寢謀德裕佐唐河北從而効順蓋德之所加則一賢可以制千里之難而理之所在則片言可以屬三軍之師其懋廸於乃猷以欽承於朕訓

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丁亥以奉使何蘚回報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六月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意有患失心

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後以爲然

九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請刻之

石以頒宰執大將及從官從之

三月戊寅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時上至建康府駐蹕與求自同知樞密院事進知

院事六月與求卒賜水銀龍腦以殮又賜田十頃

以恤其家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與求被遇簡知歷

御史三院於内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

奏其間如收攬主柄愛惜名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復言之至於糾官邪刻贓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攻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概舉上以其淹練通達克己聽納有奏議三十卷藏于家史遺

九月壬申張浚罷右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春秋之義責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朕

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粤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屋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顓帷幄乃疇夙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堧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詞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其疇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

膚示眷私於戲栒邑遣兵鄧禹致威名之損街亭違律
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往圖來効詞朱震
是歲三月以吏部侍郎呂祉爲兵部尚書仍兼都
督府叅議軍事時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
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金人謂豫
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
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時議者
謂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不宜

仍握兵柄遂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且求解帥尋遂復任自劉光世罷後淮西一軍雖隷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以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同而尚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臣時統制官王德酈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就除德爲都總制

於是瓊等大譟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呂祉至淮西撫諭諸軍瓊等遂謀叛執祉等皆北祉遂爲瓊所害於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御史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隂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

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酈瓊以
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
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
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覩其後效臣謂浚之
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
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
率百僚右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
威福致全陜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

未幾召還爲相尚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酈瓊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又言浚在川陜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而爲員郎自借官而爲遥刺自副甲頭而至横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然不可不審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

于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瓌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交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於上前未減浚罪壬申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周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落職小歷○十月丙申夜御批張浚

散官安置嶺表戊戌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時張浚罷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中丞周祕等以浚之責未厭公議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啟上曰張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以其衆爲合不用命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人繼者以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司居永州遺史○趙鼎雜記曰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夜内降中丞周祕等彈章後批散官安置嶺表鼎特留未行翌日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

便寘之死地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
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
鼎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
馮檝至都堂三人皆張浚之客客也見鼎踧踖鼎
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
憐德遠母老復辟有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理諸
公速以書報上意既而三人並遷官
丙子趙鼎左僕射自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授左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樞

　　　　　　密
使

制曰朕觀六星之文而置相以承上帝之休察萬民之情而用賢思濟中興之運粤若安危之注意必參中外之具瞻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叶人惟求舊莫如圖任之良播告廷紳誕揚孚號具官趙鼎剛毅而正直惇大而裕和用舍不槩于中進退必循於義蚤繇樞府擢冠祕庭同寅協恭乃克有濟發號施令罔或不臧曩屢請於均勞尚遠壓於入告矧茲多難政藉全能非淵深不足以

合嘉謨非健決不足以斷大事是用賜環於越正位文昌增以榮階授之魁柄尊人主堂陛之勢示北斗喉舌之司錫山土田備物典册眷遇彌厚寵數愈隆於戲古有成言功崇惟志予欲式是百辟汝爲樊侯予欲經營四方汝爲召伯益光前烈務稱朕衷

初右僕射張浚因呂祉酈瓊事皇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爲萬壽觀使兼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閤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使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疑留上遣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諜類此○鼎即對于内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

丙子以鼎爲左僕射兼樞密使鼎至奏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時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召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時鼎再相已踰月未有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_{並小歷}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戊戌張守罷參知政事資政學士知婺州

守自紹興六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再執政踰年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都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遂有是命小歷○守之再入也張浚在相府賴守相與贊助非一浚得罪守力於上前開陳末減其罰辭極深至因奏淮西兵變宰相被罪去臣幸得

備執政乃獨幸免何面目見班列耶乞罷臣參知政事不允求補外亦不允至是凡五上章乞去上知其不可留乃以舊職遷左朝議大夫知婺州陛辭之日守復力辭即請閑上曰卿進退甚得大臣體乃命提舉洞霄宫遺史○守既請祠已而除知洪州再移知紹興守歸志益堅就閑退者凡四歲復起知建康蓋上意也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可以鎮服者張守可公感上意不敢不起上於守

始終照知甚深兩在中書輙遇宰相闕每退避引
薦賢舊不敢當及處閑輙見思不忘十五年正月
卒積官至正議大夫再贈特進謚文靖初張浚與
守同直栢臺每論事意氣相合時敵勢方憑陵而
廟議莫及與守首尾論上前無異詞及同在中書
共建駐蹕建康之議無異意重以握手相告之辭
誠情俱至故守之没也忠獻張公浚爲之誌銘行狀
〇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與求論宰相范

宗尹章付守倚守爲相守再拜曰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閲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望左右彌縫臣之職也退上章爭益力天子異焉他日顧宗尹曰近世進不相傾奪者幾希張守之賢未之見也且命事無大小宜悉咨決建炎紹興間吕范趙張先後秉政守夙夜寅恭協和羣辟惟靖國是務及進見則退然若不自已出向之自爲封畛者始愧且革而吳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紀相次起廢李參

政柄發亦自庶僚持從槖善類彚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為消弭其後諸老困踣嶺海守長入治歸休里門身名俱泰訖無敢睨之者益以信其仁天且相之矣編修衛博

奏議後跋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寛洪之量不見涯涘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諌垣上指示宰輔以形貌肖公嘆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鼎鼐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没之後

眷眷不忘顧何修而臻此搢紳相傳爲美談太常博士婁機撰文靖謚

三月庚寅劉大中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王庶樞密副使自兵部尚書除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酈瓊背叛張浚擅棄盱眙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爲樞密副使四月詔遣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庶奏辟屬官上謂宰執曰

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時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庶臨發行朝請犒軍於殿前司都教場從之於是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五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翌日遂行岳飛同庶視師淮上與

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六月有報金遣烏凌阿思謀來旨樞密副使王庶

視師在淮甸有旨促庶還朝小歷〇兼遺史脩

壬辰秦檜右僕射自樞密使除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忠為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

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為之寢謀楊綰

入相而豪侈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曽何今古之殊

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敦裕涉道淵微守經事

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迨兹圖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正不阿藴著龜先見之明有松栢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旹有若姚崇宋璟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居右揆晉處文昌躐三等之榮階衍爰田之多賦期盡協恭之義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啟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善汝毋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

承休命朱震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起身向鼎前喜見顔閒謂鼎曰檜今日告上乞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檜獨相鼎亦不免也○檜既拜相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或謂敦

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恱何耶復曰姦人相矣時删定官方疇聞是語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爲過其後乃服○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况自有闕是夜遂鎻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爲去就是年十一月胡銓上書乞斬王

倫秦檜孫近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二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可專責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

甲午陳與義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與義自紹興七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

罷執政凡十月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遂有是除十一月卒

十月丁巳劉大中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知處州

大中自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至十月罷執政凡七月時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遂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再論遂改提舉洞霄宫○朱勝非閒居録曰劉大中爲趙鼎黨魁

騣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參政後鼎力薦之果參大政○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爲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爲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疇稽山語録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

趙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氏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甲戌趙鼎罷左相授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

制曰倚大柄於元崇天示佐唐之意隆異恩於君奭地膺分陜之榮眷夫左右之良當極始終之遇誕揚渙號敷告治朝具官趙鼎寛肅而敏明惇大而和裕茂藴濟時之略默存應變之機思致主於華勛自覺言謨之合欲追

風於晉鄭遂兼受直之遺洊領台司益孚群望謂見義
不爲無勇故當仁不遜於師敵嘗震於合肥決漢祖親
征之計民未安於建業贊商盤舊土之遷凡厥施爲皆
切幾會方今政事僅修而紀綱未振邊廷不警而備豫
尤深怭疆未識於素謀擇邑莫知其定所倡予和汝正
資一德以相扶蕭規曹隨亦賴同心而共濟遽乃抗章
引去力挽莫回朕顧夫引疾甚勞慇煩以政錫齊旄於
定海畀輔郡於山陰以寵其行以惇厥舊於戲君臣之

義中外本同將相得人星直四門之次京師蒙福河潤九里之餘葢茂乃猷荅我休命

鼎自紹興七年九月拜左僕射是年十月罷復相凡一年先是侍御史蕭振已擊劉大中出之振言其只論劉參政如趙丞相不必論葢欲其自為去就也鼎遂引疾乞罷○方疇揞山語錄曰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搬上船矣葢秦黨百計揺撼而鼎初未之覺疇以劄子

問鼎曰見機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
願公早圖之鼎遂乞去鼎罷相既而給事中張致
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
祠而去二人皆鼎所厚者○鼎罷為少傅奉國軍
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
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
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
和之說且曰臣以為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臣僚之

説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

議不許羣臣干與上欲納鼎之議不協遂罷相出
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
津亭排列别筵率執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罷即登
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已不
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
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
檜有憾鼎意○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謂
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

於經筵詔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閒居録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録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爲中司同即以鼎所善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葢其黨與維持之力也小歴○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憾其不赴别筵而去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

周祕知紹興府祕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遺史○九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任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先是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詞

如此闕 鼎風旨欲因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
諭已酉年金人南牧鼎時爲臺臣尚欲以金人畫
江爲界豈以和議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便可
録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歎上明智照
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〇十年四月知
泉州趙鼎請罷中丞王次翁論知泉州趙鼎不法
及知宣州汪伯彦知信州徐俯並乞與祠乙卯宰
執奏欲以言章付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

捞之使自爲進退旣而三人相繼請罷從之○閏六月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閒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川陜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七十萬緡皆有實迹望寘于法章三上鼎遂責祕書

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沬渭二子與親舊書曰幼子之病以某謫温陵失於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潮陽惜於離别而死一被譴而並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十年六月遂責授興化軍居住秦檜之憾鼎也其始

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于浙江亭鼎
不留而登舟其終也以鼎上書言時政故其憾不
可釋矣遺史○是月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
州安置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
怨言事故自興化軍安置潮州○十二年十一月
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右諫議大
夫羅汝楫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
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和議而譏謗紛

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尚以美職而食祠禄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詔從之於是開彌遜并落職汝楫又言前殿中侍御史張戒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阻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趣操可知詔停戒官〇十四年趙鼎移吉陽軍安置先

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閌閌鼎所厚也鼎因語守臣龔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魑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

地手批付之不令侍行○十七年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軍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是月癸卯卒既而詔許歸葬其後謚曰忠簡○二十年六月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喪歸葬于衢州常山縣守臣張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

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兵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檜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其事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唁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修撰魏矼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

起大獄人謂蒙之初被委茍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檜弗顧鼎之家賴以紓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

十一月甲申孫近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除九年四月丙寅兼權同知樞密院

時秦檜主和議樞屬胡銓上䟽乞斬王倫秦檜孫近略曰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

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銓遂昭州編管

甲辰王庶罷樞密副使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庶自紹興八年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一月罷

在樞府凡七月○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上復溫言慰遣之庶除知潭州蕭振言庶沮撓講和事庶落職宮祠劉一止行詞曰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

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識者讀之爲庶戰慄○趙鼎之去也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庶西人氣直即曰庶會此矣遂引疾求去時侍御史蕭振乞留庶遂除振工部侍郎兼侍讀仍以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隨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

廷美職善罷去○十二月勾龍如淵言庶嘗營救
趙鼎乞罷潭州之命詔庶落職與宫祠九年正月
張浚王庶劉大中並復職秦檜令臣僚上言王庶
劉大中趙鼎之罪遂再落職時王庶復端明殿學
士初庶離行朝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髙其衩
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
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而問舍也至池州有再落
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淺原徙家居焉○

十二年六月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
置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怒其異已不附和議
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百姓田宅故責授焉遺史○
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王
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
見之其子之奇之荀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
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以混其語庶嘗自號
當叟或問其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

敢失當故號爲當叟云○二十二年前樞密副使王庶既貶死其子承務郎之奇之荀語及朝政三月詔各除名之奇梅州之荀融州並編管上因言庶爲人克悖深阻休兵之議幾誤國事初龍圖閣葉三省嘗與故宰相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爲進士陳壽所告送大理寺至是獄成上曰此不可不懲庶使後來者知畏乃詔三省落職送筠州安置王庶責死道州歸葬九江諸子皆切齒秦

檜終制其子之奇習宏詞科擬作責秦檜詞痛肆

詆毀學院子甯偉得其藁偉者庶親隨老舊人王

德所薦而來也既得其藁乃持之奇之奇責德殺

之後庶門下吏武翼郎陳俊詣朝廷訴王氏陰私

檜素怨庶異已庶雖死憾猶未釋後所訴事雖虚

之奇之荀猶追官編管廣南○淳熙十一年王之

荀爲父庶請謚太常謚曰敏節上曰可當此謚否

王淮等奏王庶曾爲樞副在紹興艱難之初頗能

宣力其人有執守乃之竒之父詔從之

十二月己未李光叅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秦檜與光不相知止以和議初成將揭牓欲藉光之名以鎮壓爾上意初亦不欲用光以檜謂光有人望若同押牓浮議自定上乃從之

甲午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丁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

紹興九年紀

正月丙午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朕總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國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辨毅然叱馭之忠酈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効有溢前聞朕

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成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忘故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劉一止詞

倫自龍圖閣學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出身充奉迎梓宮及交地界使宣州觀察使藍公佐副之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

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節制軍馬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廵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偽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三月甲申烏珠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分般過河北送納○二十七年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上曰王倫往年奉使至金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

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

將添差平江府通判

二月詔前宰相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自提舉洞霄宮

除

十二年十一月醴泉觀使張浚封和國公十六年

十二月浚自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落節以特

進提舉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時秦檜以爲時巳

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浚浚居長沙益屋

六十楹且爲堂牓曰盡心蓋營以奉其母而言者
論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遣起
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
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産可辦不覺嘆息乃以
檜意密告之秉信歸而被絀至是浚因星變言今
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
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
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

全之理不然曰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予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遂有是命浚文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十九年九月浚自連州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

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國主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
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甚相與出
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私謂其
客刪定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
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
相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
朱勝非尚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
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爲檜所忌屏居湖外

之久如鼎言也二十五年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命下時浚已丁母憂

五月辛丑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除

四月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乃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往焉

十二月辛酉李光罷參知政事

光自八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一年〇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

紛爭且言檜之短乃引疾求去罷爲資政殿學士
詔與郡言者交攻遂提舉洞霄宫時右正言陳淵
獨不論光檜疑之初李光薦吕廣問於秦檜檜不
荅後廣問因與秦檜致爭檜憾之光嘗言檜所用
皆親黨略無公道他日必誤朝廷一日光與親戚
干檜求差遣數日未有報光再見檜因申前請且
曰此人孤寒檜大怒以爲其譏已任用者皆豪富
人也臺官翌日即言光之罪遂罷參知政事遺史○

十一年十一月資政殿學士李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言者論光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驚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兾復用乃詔責授上曰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遠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

○二十年正月前參知政事李光貶昌化軍初言者謂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

紹興府以語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
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至是大理
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上謂宰
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
及得執政遂以和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
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昌化軍孟堅
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殿學士張燾
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機宜吳元美新福建

參議官賀允中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小歷○光以宮祠居鄉里曾與相知言秦檜之非檜知之檜素憾光且畏其得人望恐復進用乃令臣僚誣言其指斥之罪遂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初安置在藤州周某者誘光唱和詩篇譏秦檜之姦宄取其有諷刺者積得數幅密獻於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自藤州移瓊州又移昌化軍遺史○和議之初宰

相秦檜欲撤武備盡奪諸將兵權光曰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會詔令侍從官舉西北流寓之士被舉者甚衆檜皆置不問光與之詰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此懷姦誤國之大者不可不察檜大發怒明日光乞去上曰卿昨面斥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初秦檜欲成和議畏公論沮之以光素有人
望欲借以鎮服士大夫故引與共政而光弗察也
光至而和議已定檜遂據權下視同列光亦外迫
物議與檜滋不合至爭論上前直指檜罪坐是謫
徙以歿自光逐檜益無所忌專以刑戮竄謫鉗制
士大夫矣二十五年冬檜卒上收攬威柄量移郴
州二十八年復左朝奉大夫許自便明年卒于蘄
州年八十二孝宗登極追復左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詔盡數給還依條合得致仕遺表恩澤官其子孫七人本傳

紹興十年庚申

二月韓肖胄罷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肖胄自紹興八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二月罷在樞府踰一年肖胄請去故也二十年肖胄卒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先是家藏書甚富散于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

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肖胄薦士不以為巳力人謂其有忠彥風烈

六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去位

七月丙午王次翁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次翁為御史中丞迎合秦檜之意上章言趙鼎責邵武軍再移潮州故得為參知政事遺史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五